

# 锡庆里往事

# 唐家湾

2017年清晨，“万有全唐家湾小菜场”里，喧闹中百味混杂。北方大厦对过个胡梯浪向，已经人轧人。望下看，摊连摊，贩挨贩，向南绵延三百余米，大小弄堂数不胜数四通八达；单胡梯上去个室内市场，也堪称品种齐全，物美价廉。



箇埠是大上海顶早个小菜场，没“之一”两字，建于1903年。而大约莫100年前，替小菜场一般年纪个庄锡庆也来到了此地，见到了与现在相当个繁华。

庄锡庆指垃小菜场东首个空地，对伊个父亲讲：“就迭埠，我房子造好，将来买小菜赛过霞飞路介便当。望东有白云观，朝南有惠中堂，走走侬弗到廿分钟。我天天去拜，仙人或者上帝总归会得保佑我生意吧！”

庄锡庆个父亲讲：“其他侬好，但不过伊拉讲斜桥南是坟墩。有眼近，风水弗大好吧？”

庄锡庆讲：“迭个有啥啦？讲近也有段路要走唻。人总有一天要翘辫子个，离坟近，我个子孙送我葬还省得遠唻。”

“依隻小鬼头只有几岁啊？”庄父嘲嘲伊，“葛依预备房子造啥样子？”

庄锡庆答：“必须是洋房，三层，顶少要十几间。我花园里要种一棵白玉兰，子子孙孙看到树，侬可以想起我。”

庄父继续嘲：“小鬼惯派头啊？依将来结之婚也只有两家头，要介许多房间发痴？”

庄锡庆胸一挺，讲：“我要养大兒子、二兒子、三兒子……我每个兒子还要大孙子、二孙子、三孙子……我还怕房间弗够多㗎——到辰光要伊拉一淘送我葬！”

庄锡庆个房子后来就造好了，但伊並没葬埭上海，推测伊客死他乡。埭拉箇个几十年里，庄家命运起起落落，历经富足殷实、生离死别、骨肉失散、天各一方。单论其中某桩事体，侬未必稀奇。但上海弗晓得有多少条“锡庆”里，每条“锡庆”里，侬有得一位“庄锡庆”叹息过。箇个也作兴是阿拉上海人个公共记忆？

# 烟囱管

我出生于80年代，从记事起，就好奇洋房里个点滴事物。我经常问我母亲问题，而伊也自幼生活于此。从听到个一眼零碎个信息里，我纔了解到庄家个部分故事。庄锡庆本人，我並未见过。

我一直弗欢喜洋房个暗洞：从房子东面进来，过道狭窄，终年弗见太阳，漆黑阴冷，日里向走走也抖抖豁豁。

我问母亲：“上海人住房紧张，条件侬弗理想，我懂个。但为啥阿拉小区个暗洞要箇恁设计？”

伊答道：“箇幢房子一开始並弗是公房，而是一个五金厂老板个花园洋房。

“老板个名字叫庄锡庆。阿拉103号弄堂大门口有两个字，虽然界人家用水泥存心涂过，但还是看得见印子：‘锡庆里，1922年建’，就是庄锡庆个名字。庄锡庆住进来埃歇，洋房弗比孙中山故居逊色，一等一个豪华。

“现在103号弄堂大门口个位置，本来是铁门，靠了旁边石头围墙，门一关，就是庄锡庆私人财产。按伊设想，洋房入口垃南面。大理石个臺阶，宽得来可容三个人平排走。拱形个大门，两边柱头，高头遮阳棚。拱门进来个胡梯，直通二楼客堂间，就是现在万伯伯屋里。



“之所以有得暗洞，是因为房子经历了两次历史事件。锡庆里原法租界内，以唐家湾为界，同时代还有英美等国个公共租界。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东洋人拿法英美等国个人赶脱，一时上海滩盗贼横行。庄锡庆为保平安，拿洋房南面个门封脱，胡梯拆脱。东面开出入口，存心修成暗洞，让外人弗容易进得来。暗洞尽头，搭出临时木头胡梯，通二楼西面后厢房。日军投降以后，庄锡庆放之炮仗，拿南面个正门再修成替原先一样。伊是完美主义者，拿暗洞到底个临时胡梯拆脱了。

“到了五几年碰着公私合营，庄锡庆为躲避仇家，再拿南面个拱门胡梯拆脱，重新启用暗洞，再造临时胡梯。箇趟伊财力吃紧，所以造了介搭浆。”

我问：“庄锡庆屋里介好，一定是大老板咯？伊是哪恁个人啊？”

母亲说：“我也没看见过伊，只认得伊两个囡兒。

“我小辰光跟了依外公、外婆搬进箇幢房子。除脱阿拉，还有张阿姨跟大张姐姐、小张姐姐。张阿姨自家住垃马桶间隔壁朝东个小间，让大张姐姐晒垃前头西面箇间，小张姐姐晒垃东面最南间。其他房间侪已经畀锁脱空关了，包括一楼替三层楼所有个房间。

“妈妈小辰光替小张姐姐白相了最好。伊拉屋里有隻风琴，我经常去弹。伊书架高头侬是乐谱，里向头还夹了几张黑胶唱片，不过留声机坏脱放弗出声音。偶尔看到伊翻乐谱辰光，眼神有点异样，弗像小学生应该有个。

“张阿姨拉吉安路个厂里上班，后首来厂改成了小学，就是依读个小学，原先埃面是法藏讲寺。张阿姨为之多赚两钿，畀张家两个姐姐吃牛肉，工作卖力，替领导要求做夜班。日里向，伊还要买小菜、汰衣裳、生煤炉、烧饭。

“我从来就没看见过张阿姨拉先生，就问外公究竟。伊讲：‘张阿姨没结过婚，老早是庄锡庆个佣人，比女主人小十多岁。庄锡庆是资本家，前两年去香港做生意了，两个小姑娘实际浪姓庄，是伊个囡兒。不过记牢：依拉外头人面前千万只好叫伊拉张姐姐，否则要闯祸。’”

我问：“葛末庄锡庆两个囡兒我也没看到过呀。或者是囡兒个后代又改姓了，所以我弗认得？”

母亲讲：“弗是。两个囡兒后首来侬出过事体。

小张姐姐没读初中，毕业以后就替社会接触了。伊欢喜带人到张阿姨替大小张姐姐屋里参观。有段辰光，伊专门带同一个哥哥转来，迭个哥哥比大张姐姐还大几岁。张阿姨好像弗大欢喜迭个哥哥，背后头讲伊是小流氓。之后，小张姐姐从夜到老晏转来，发展到夜不归宿，有一日出去之后就再无音讯，直到张阿姨过世！”

我问：“伊畀小流氓拐脱了？”

母亲答：“‘小流氓’弗一定哪恁流氓。但我猜想，小流氓乱轧坏淘，朋友个朋友个朋朋友里向有得拐子大流氓，就发生了悲剧。

“事体过脱第二年，大张姐姐五爱中学（原惠中学塾，后改为五爱中学，再后头改为李惠利中学，再再后头改为比乐中学）毕业。为了支援国家建设，去黑龙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。走个箇日，12月份，张阿姨替大张姐姐早浪四点钟就出门了。张阿姨衣着单薄，拿厚衣裳侬畀了伊，还为伊烧了十斤熟牛肉，让伊带之路高头吃。大张姐姐大

包小包又背又拎，怪张阿姨畀伊物事忒多没必要，张阿姨弗停个关照啥个物事阿里隻包里寻。”

我问：“所以现在‘大张姐姐’屋里住个陈家，‘小张姐姐’屋里个孙家，侬是伊拉跑脱以后搬进来个？”

母亲讲：“弗是。小张姐姐个房间原本是主人房，顶大。现在孙家屋里是拿伊房间一捌两个一半，另外一半是郑家。但是大张姐姐跑脱以后，最先搬进来个还弗是陈家，而是冯家，之后调畀陈家。同样道理，小张姐姐个房间一捌两以后，一半畀了赵家，之后调畀钱家、孙家；另外一半周家、吴家，最后到郑家。”

我问：“再后头，阿拉个邻舍就陆续搬进来了？”

母亲讲：“对。几年后，底楼、三层楼侬畀住满，直到花园里也搭满棚棚，大家地方侬紧张。

“张阿姨隔壁个劳家，劳括币拉爸爸垃张家阿姨门口替伊自家门口当中，用砖头砌了灶头，劳括币拉爸爸一烧饭，就乌烟瘴气，张阿姨只好门一关，一家头迳进去弗敢响。”

我讲：“我晓得个，‘大张姐姐’就是去插队落户了，二舅舅二阿姨侬去过。好像一般性侬好回来个对哦？”

母亲答：“弗是。从理论高头讲，是转弗来个。二舅舅是要读大学；二阿姨声称要照顾外婆：伊拉纔回得来。70年代末，为防止社会混乱，一般知青有大小原因借口个，侬准许回原籍。但是，有一种情况是批弗准个，就是已经当地结婚个说话——除非离脱。

“大张姐姐一去就是十几年，垃当地结了婚，外加养了一对龙凤胎。但伊还是一家头回上海了，讲因为有严重个胃病。”

明显，“大张姐姐”为了回来离婚了。

母亲继续讲：“但可悲个是，伊转来后，原来姐妹两家头个房间侬已住进陌生人。大张姐姐垃张阿姨屋里住了一年多，寻了居委替弗晓得多少干部，侬没结果，最后只好再去黑龙江谋生了。”

我问：“三层楼烟囱像煞吃过炮弹，哪恁会个？讲起来淞沪会战打到阿拉屋里来过？”

母亲讲：“淞沪会战地方远了，替阿拉浑身弗搭界。讲起箇桩事体，罪过了。

“小大张姐姐跑脱之后，伊拉两间房间就侪畀政府锁脱空关了。刚没人蹬个几年，五爱中学个学生子——大张姐姐个学弟学妹——夜到没事体就叫之‘消灭资本家余孽，斩草除根！’个口号，用花园里个石头乱玻璃窗。小张姐姐个窗门畀弄得侪是洞，落雨刮风，房间里就水满金山，拿地浪向个木头泡烂脱，水一直从缝缝里漏到一楼。

“张阿姨去寻有关部门，讲要去修，一直没人睬伊。伊讲只要替伊拿锁开出来，伊可以自家出铜钿修。人家干部对伊讲：‘依十几年来，一直是拿白卡借住垃圾房里个。房子又弗是依个，依管卵个闲事？’张阿姨反复解释因为两位张姐姐一定会得转来个，伊求人家讲：‘我倪东家留下来两个囡儿。大囡儿去黑龙江劳动，小囡儿跟伊个朋友出去白相。伊拉虽然还没转来，但再多等两年，总归会得转来个。房子坏得迭恁，我要修好之等伊拉转来继续蹬。’人家听得莫名其妙。

“再后头，一天半夜，暴雨忽闪。小张姐姐房间个壁炉畀雨水灌满，湿透个烟囱管，赛过避雷针。一声巨响，屋头顶也赛过要穿脱，一米多宽砖头砌个烟囱，应声一断两。妈妈畀吓醒，吵得睏弗着，爬起来去马桶间，就听见张阿姨一家头垃圾房里哭！”



# 味精厂

1993年3月，某个礼拜六，我吉安路小学中浪向放学。垃屋里一直等到夜快头，母亲纔下班，从唐家湾买好小菜转来。伊垃门口汰衣裳，劳括币齐巧垃伊祖传个灶头埕生火，生之一半。

一行四人，包括年近古稀轮椅浪个男子，四十几岁个妇女，两个十廿岁衣着朴素个男青年，从暗洞埕上来了。两青年扛了轮椅连老人，踏了老旧个木头胡梯，显得分外沉重，臺阶异响弗断。青年想用胡梯两侧个木板借力，咔嚓咔嚓，弗敢再试。

四人到了二楼，中年妇女推之轮椅，对门口两位居民道：“我倪从香港过来。我个爷爷四十几年前是锡庆里个东家。我倪今朝来，是为了瞻仰伊个故居。麻烦，麻烦。”

我问母亲：“阿里个东家？东面有四家？阿里家？”

母亲解释道：“‘东家’就是房子主人个意思。”

我又问：“阿里间个主人呢？阿是东面某间？”

我瞎缠个辰光，劳括币炉子也弗生了，主动要带伊拉兜兜，抢垃前头拿轮椅望楼高头抬。我跟垃伊拉后头去看闹猛。

到了三层楼，一行人停垃晒臺南首。轮椅老人垃两青年搀扶下底，勉力立起来。伊从晒垃埕个衣裳被头空隙中指指楼底下，预备讲言话。劳括币邪气识相，拿伊晾个物事，弗管干个湿个，统统捏垃一淘，地浪向一摆，弗嫌鄙齷齪。视线就清了。

轮椅老人讲：“爸爸当年住进锡庆里，第一日就种白玉兰，就是迭棵。”伊指垃埕个是棚户群中一间趖出来个房子。房子从里向生出棵树，穿出屋头顶，高过房子几倍，枝叶像洋伞介，拿房子侪罩牢之——下底为人居，树上做鸟巢。

伊指垃两间棚棚房子，讲：“此地原先是花房。”又指垃弄堂口过街楼讲：“之前迭埕旡没二楼，一楼是黄包车亭子。”

伊继续讲：“本来晒臺高头只有迭间、迭间替迭间（伊指了指其中几间相对正气个房间），交关宽舒，可以踏脚踏车。

“迭根烟囱管通二楼主人房个壁炉。妈妈生肺结核怕冷，爸爸垃房间里烧壁炉陪牢伊，一直到妈妈跑脱。”

老人指垃西北面个高房子讲：“天厨味精厂。妈妈老底子顶欢喜替爸爸垃晒臺里伏太阳。伊基本浪每趟侬要骄傲个提起味精厂，伊话：‘东洋人统统侬滚蛋，我倪上海人要吃上海滩自家个味精！’”

中年妇女指垃东面远处带两隻球个高楼，问老人：“迭个是啥？”

老人弗晓得，劳括币讲：“该个是东方明珠电视塔啊。进入80年代，上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，高楼大厦纷纷登场。归个东方明珠91年开工，将来会是上海个标志啊。尔笃要感兴趣，我可以带尔笃去参观，既不问题啊！”

一行人又回到二楼，老人向伊后辈逐一介绍了各间房间个历史替庄锡庆个事迹。拉末，伊讲：“侬应该对爸爸哪恁来香港，有所了解。

“民国36年，蒋介石败局已定，坏消息接连传来。爸爸个故友查先生来寻爸爸，伊是上海滩‘日月报馆’个老板。伊话伊要去香港避难，建议爸爸跟了伊跑。爸爸话妈妈旧年生毛病，到现在还膮恢复，等伊痊愈之纔好一淘去人生地弗熟个户荡闯。

“但，妈妈毛病一直膮好。后首来，三日两头有弗二弗三个人上门寻爸爸晦气。爸爸拿南面客堂间个胡梯拆脱……”

老人讲起各路仇家哪恁来捣蛋，以及庄府入口改造个事体。

老人继续讲：“爸爸一直膮拿外头形势话畀妈妈听，直到妈妈跑脱个一天……

“迭一日天灰蒙蒙个，四周侬是工厂，排出来个烟呛鼻头，我都弗适意。早浪头，妈妈咳醒了。伊从西面后厢房爬起来，对老早就候垃床边个爸爸话：‘我想去晒臺伏太阳。’

“爸爸话：‘今朝天气弗好，晒臺风大，依现在忌吹风，还是勑去了，等依身体好转，我倪日日可以伏太阳。依阿要听周璇？我放畀依听？’

“妈妈话：‘我是弗会好了，趁我现在还走得到三层楼，还是让我去看看吧。’

“爸爸话：‘弗会个。我昨日之刚刚去寻过臺佛史牧师（D.H. Davis, 1880年始建惠中堂，1889年开办惠中学塾），伊话我交关虔诚，上帝记我功德，托梦畀伊特为提到依，上帝会得差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下凡，助依毛病好转个。’

“妈妈话：‘晒臺里弗好去，去前头大房间阿好？我也好看看窗外个白玉兰？’

“爸爸话：‘兴慈法师（法藏讲寺长老）话过，锡庆里风水弗推板，就是南面迭间弗适合生病人。顶好要搬到西面后厢房，拿腰门关脱，纔弗会受东南瘟星侵扰。’

“妈妈矚听爸爸劝，还是开了房门，话：‘腰门弗好开，我到过道里走走总归弗碍事吧？’爸爸也弗忍心掬牢伊。但妈妈一跑出去，还是听出了异样——外头唢呐放肆，锣鼓震天。‘啥路道，哪恁垃做啥人个道场啊？’

“腰门开出来。我垃南面主人房个阳臺替丁力对峙。丁力是爸爸个徒弟，五金厂车间主任。伊带了十几个流氓垃楼下头骂山门。两个阿妹迓垃张阿姨房间里弗敢出来——迭个一切，还是畀妈妈看到了……

“妈妈走到阳臺里，见楼下停了两隻墨墨黑个棺材，当中摆隻花圈，左右一幅对联：

“‘沉痛悼念庄锡庆及其癆病鬼夫人，无情埋葬日本鬼子及其汉奸走狗！’

“丁力看到妈妈出来，话：‘师姆娘啊，依要劝劝侬先生看清形势哦。现在已经建国了，万恶个资本家虽然罪该万死——（丁力指垃爸爸鼻头）尤其有种介资本家还勾结日本鬼子——但组织是宽容个，对

哦？侬先生上趟拿五金厂交出来，组织上赡养待亏侬，还畀侬吃定息。现在教侬拿锡庆里公私合营，哪恁资本家贪婪个本性又暴露，弗肯配合了啦？’

“爸爸妈妈一向痛恨东洋人，日军也已经投降之十几年了，迭种无中生有实在下作。

“爸爸拿妈妈望后厢房拖，妈妈硬劲弗走，跟赛过众牲个丁力论道理。只几句就气得鲜血喷出，爸爸纔拉伊得动。丁力一帮子出老一边拿花园里个石头望高头丢，一边狞笑，嘴巴里话：‘哦哟哦哟，依看，痨病鬼吐血了，痨病鬼吐血了喏。哈哈……’

“妈妈回到房间啥个也赡养话，又睏觉了。等伊再醒转来，已经是齐夜快了，爸爸一直赡养吃，候垃床边。

“妈妈话：‘庆阿哥，我要再看一趟天厨味精厂。’

“‘庆阿哥’是妈妈老底子刚认得爸爸个辰光，对伊个昵称。迭个已经是啥个年代了啊？

“爸爸弗晓得应该哪恁话——楼下头个瘟牲还赡养滚蛋——妈妈又话：‘风水问题弗影响个，北窗埠看看也可以了。’

“北窗外头，夕阳西垂，天加二灰暗。



“妈妈眼望味精厂话：‘庆阿哥，当年我倪刚结婚，是一淘眼看天厨味精厂从平地造起来个啊。十六浦船隻川流不息，霓虹灯照亮夜空，唐家湾小贩日日有新面孔，五金厂蒸蒸日上，侬为工人垃后弄堂造个石库门，人越住越多：上海滩蓬勃发展。埃歇点辰光，天几化个蓝，井水甜味个，日脚过得鲜得来，赛过佛手牌味精。’

“‘日脚过得鲜得来，赛过佛手牌味精。’ 妈妈又重複了遍。

“话好之，又晒了，然后就再甯醒过来。”

老人讲到此地，停了歇，又继续讲：“妈妈跑脱之后，爸爸就带我来香港了。垃半路，替阿拉同行个王伯伯，畀鲨鱼埃个……埃个……脱了。”

# 箱中谜

箇一日，庄锡庆对张阿姨讲：“我今朝发寒热，蹬西面后厢房要晒一整日。我教我兒子陪垃坵就好，就弗麻烦侬过来了。”

庄锡庆用之大半日功夫，整理出了一叠老照片，拿油布包好。再拿压缩饼干替阿司匹林分了两份。吃之中饭就替庄子晒觉了。

半夜里，伊爬起来，拿照片贴身囤好，推醒庄子，轻声道：“按计划分头行动。”两家头拿好预备个物事，钱财一眼也弗敢带。

庄锡庆开臺灯写了张条子，拿张阿姨房门掀开条缝。伊盯牢晒着个张阿姨，呆牢了——箇隻面孔也曾年方二八，美艳动人啊。11岁个小张也垃伊眠床浪，抱牢伊酣睡。小姑娘头发垃黑暗中都看得见光泽，眼睫毛又长又密，面孔粉笃笃。

啥人甘愿拿自家屋里个人，连同箇笔辛苦打拼得来个财富舐脱啊？

庄锡庆望垃坵，心里垃煎熬：“我要弗要拿伊叫醒一淘跑？留伊下来，我放弗落心；带了伊走，路高头凶险重重，我两个囡兒明显过弗去，又离弗开伊。伊拉弗跑，倒作兴一眼旣啥呢？我是资本家，伊拉又弗是。”

另外一头，庄子从主人房个玻璃窗望楼下扫了遍，再到弄堂口眯了眯。回转来通报没异常，催伊抓紧。

庄锡庆拿纸条夹了门缝缝，门虚掩之。两个人灯也弗敢开，摸之黑，迚出自家个屋里。

过脱一歇歇，一阵风吹过，门“嘎嘎”，开大了眼，纸头phia，落了地浪。张阿姨晒梦头一惊，爬起之看到纸条，已预感弗妙。工整个字迹道：

小莉：

有依相伴廿三年来，我十分甜蜜幸福，却殍待依哪恁好过。乃终横祸临头，还要再来托依，实在意弗过。

我走个迭坎，前路茫茫，吉凶未卜。奈何留下之两个囡兒，年幼无依，望依肯管教伊拉。尤其是小囡兒，伊天性纯良，弗识人心险恶，我间主人房，请依让畀伊蹬，教伊少吃眼苦头；西面前头间，予我大囡兒。我其他一切财产，依可以自由处置。

我庄某人虽弗是慈善家，但自问办事待人无愧于心，却何故天地难容？遠走他乡，或有出路。愿锡庆里此后太太平平，俚一家三口，安居其中，好永享天伦。

珍重，勿念  
庆

轮椅上个老人道：“爸爸经常话：‘我对俚妈妈替张阿姨两家头——我是有事体对弗起俚妈妈；但我一生一世顶顶亏欠个，还是俚张阿姨啊。’

“爸爸畀我一隻箱子，吩咐我决计弗可以拆开来看，只话里向有封信。将来万幸可以回转上海滩，碰着之张阿姨，弗管伊有啥变化，一定要拿箱子交到伊手。万一……”

老人指了指马桶间隔壁一间，问劳括币：“迭家人家还垃坝？”

劳括币道：“归个老太婆一直一个子过日脚，大前年俚总算死脱……去世哉。”

老人讲：“爸爸话，否则就交到我两个阿妹手里。”

中年妇女就问劳括币“两张”个下落，得到了伊拉个坏消息。

老人讲：“爸爸又话，假使侬交弗到，就拿箱子烧脱，也算是对伊个交待。”

劳括币道：“弗能烧，弗能烧。倪房子是木头做个，烧了要着火。倪旻不地方住，乃哪恁弄法？”

中年妇女谢过劳括币预备离开，劳括币道：“谢末弗必谢，但是僚看，我陪了尔笃介许多辰光，既不功劳也有苦劳吧？阿有两钿畀我零用？”

中年妇女头也弗敢抬，推了轮椅转身就跑，两个青年后头跟垃圾。走出几步，其中一个青年回转来，袋袋里挖出一把角子，边拣边数，畀了劳括币几钿。

老旧个胡梯仿佛唉叹个二胡，一行人下楼了。



# 大事记

1903年：唐家湾水边设摊；庄锡庆出生

1904年：庄妻出生

1908年：唐家湾填河修路，小菜场渐具规模

1917年：张阿姨出生

1922年：锡庆里建成

1923年：天厨味精厂迁至顺昌路330号

1924年：庄子出生

1929年：佛手牌味精冲出上海，驰名世界，天厨味精厂厂房连年扩建

1933年：张阿姨入庄家

1941年：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庄府正门第一次改造

1943年：长女（大张）出生

1945年：日军投降，庄府正门修复

1945年：幼女（小张）出生

1946年：庄妻患病

1947年：日月报馆查先生南渡

1954年：《公私合营暂行条例》通过，庄府正门第二次改造

1956年：庄妻病故，庄锡庆携子逃亡

1958年：第一家房客入住

1960年：小张失联

1961年：大张下乡

1966年：文革开始

1968年：庄府遭雷击，烟囱损坏

1974年：大张离婚回沪

1975年：大张再赴黑龙江谋生

1990年：张阿姨孤独中去世

1993年：庄子遵父遗命至故居寻访张阿姨

**2017年：唐家湾小菜场停业待拆**

**2019年：原天厨味精厂厂房（已被列入4422处不可移动文物）于争议中拆毁**

**2022年：锡庆里拆迁，百余户移居；经黄浦区区政府评估批准，老树白玉兰被砍倒**

自此，庄家往事，随锡庆里一淘，灰飞烟灭了。